

宫崎繁吉 著 黄庆法 译

郑成功

ZHENG CHENGGONG
RONGQIFANJI ZHU



甘肃人民出版社

宫崎繁吉 著

黄庆法 译



郑成功

ZHENG CHENGGONG
RONGQIFANJI ZHU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郑成功 / (日) 宫崎繁吉著; 黄庆法译.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226-04983-9

I. ①郑… II. ①宫… ②黄… III. ①郑成功 (1624-1622)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2016) 第196466号

出 版 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马 强

封面设计: 韩国伟

郑成功

(日) 宫崎繁吉 著 黄庆法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5.75 插页2 字数146千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 978-7-226-04983-9

定价: 36.00元

自序

琅琊的诸葛，河北的颜，郑大木何曾输给他们？朱明穷途末路、士节日渐颓废之际，郑大木满腔热忱，鼓起白虹之气，磨剗犀断蛟之利，用双手顶住即将倾覆的江山，实有二十七年。正气凛然的忠义节烈，不禁让闻其名者正襟危坐。这本来也是史家们应该大书特书的，然而，目前的一些传记大多是清朝兴盛时期的产物，把前朝当做伪朝，把忠臣当做乱臣，曲笔舞文，颠倒轻重，自我粉饰。这让后世何以考信呢？对此，我时常感到遗憾。

距今数年前，清国康有为、梁启超等诸彦辅佐光绪帝励行时政革新。经由其门下弟子徐勤的介绍，特别延聘我和其他二三位先生，来到其馆，担任译书工作。当时我人在台湾，正在为《台湾日日新报》撰写郑成功的传记，稿件已经写了一半，心想一定得把它完成。可是，康、梁二位的邀请让我无法推辞，于是决定前往上海。我研究郑氏的事迹，固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获益良多。心想：除了我，还有谁能撰写郑大木的一生呢。因此，在之后的一年里，时常想到传记的撰写，一定要继续写下去，为成功吐一口气。然而，断梗飞蓬，身为天涯孤客，尘事猬集，毫无寸暇亲笔砚。

后来，我在吴中失意，就回来了，在筑之山里读闲书。打开行囊，翻阅所带回来的简帙，发现很多是关于成功的佳话逸闻。于是，又再次萌生撰写这篇传记的念头，正准备动笔的时候，适逢家弟得病而亡，辗转之余，人事慵懶，畴昔之愿终究未能得以实现。

巳亥之秋,我载笔卖文来到都门,结识了中田龙吟君。有一天,我们两人在昌平桥畔的旗亭喝酒,酒过三巡,剪烛西窗聊起往事。听说我在修史,龙吟君欣然地举杯畅言,说:“我也很想了解郑大木的事情,只可惜坊间的史篇杂然纷呈,难以取信,所以你一定要辛苦一下,把古代忠臣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我答应了。可是,之后苦于生计,无法专心撰写,一日十字,五日三行,到今年才完稿。看来,这种撰述也不容易啊!

夜雨青灯,阅读此篇传记时,可以好好品鹭一番,觉得我的笔墨流畅也好,认为我的文笔拙劣也罢,总之,郑大木的忠节应该用来警醒世上的那些贪夫懦夫,为何又要在乎区区几个文字的力量呢?

宫崎来城

明治癸卯秋

例言六节

郑成功并非殊域的人。他的名字在《明史》的忠臣传里大放光芒，也是我神州灵秀之会，生下这英雄男子汉，来永久维系世道和人心。凛然的气节，不禁让闻其名者攘臂奋起，岂能没有一篇传记来传颂呢？

自古以来，撰写郑成功传记的人非常多，然而不仅是时间和地点没有考证清楚，有的甚至是杜撰，或者撰写得非常粗糙，只能看到一座山峰，或一片山岭，而能够写出庐山真面目的则是相当少。更有甚者，竟然依据一部稗史《台湾外记》，就以为那是事实。这种子虚乌有的程度，让人悯笑不已。

我在撰写这部传记时，引用的书目有：

- | | |
|------------|-----------|
|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 《明史》 |
| 《旧明史》 | 《圣安皇帝本记》 |
| 《明纪始末》 | 《圣武记》 |
| 《行在阳秋》 | 《两广记略》 |
| 《赐姓始末》 | 《东明闻见录》 |
| 《吴耿尚孔四王全传》 | 《粤游见闻》 |
| 《烈皇小识》 | 《嘉定屠城记略》 |
| 《海外异传》 | 《郑将军成功传碑》 |
| 《台湾郑氏纪事》 | 《郑成功传》 |
| 《郑将军碑》 | 《邻交征书》 |
| 《元明清史略》 | 《澎湖厅志》 |

- | | |
|----------|--------------|
| 《淡水厅志》 | 《台湾外记》 |
| 《郑成功》 | 《台湾志》 |
| 《史料通信丛志》 | 《大清三朝事略》 |
| 《郑延平事略》 | 《台湾史料》 |
| 《壮悔堂文集》 | 《台湾》 |
| 《贰心传》 | 《逆臣传》 |
| 《台湾纪要》 | 《台海防考》 |
| 《靖海记》 | 《平南事实》 |
| 《台湾府志》 | 《郑延平王庆诞芳踪之碑》 |
| 《南疆绎史》 | 《文恭先生遗事》 |
| 《朱舜水文集》 | 《澎湖大捷奏疏》 |
| 《和汉年表》 | |

除此之外,还有断简零帙数十部,横陈在环堵之室,夜雨窗前翻阅,拔其玄,摘其要。读者应当能够多少了解我的苦心吧。

我刚到台湾时,碰巧遇到仙台人馆森袖海,与其结交。袖海是一位笃学之士,虽身为宦游之人,寓所的书架上放满十三经,墙下则是堆满二十一史、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可谓堆积如山。上面所列举的引用书目中,有一半是借自袖海之手。而且,如有欠缺书目,袖海君还亲自奔走帮忙收集,协助我撰写。袖海忠于学问,重交情,实属罕见。因此,此篇述作之功劳,岂能由我一人独得呢?

而后,我来到京城,与笹川临风结比邻,朝夕相处,知道他家里藏有许多清初的史籍,便借来阅读一番。在撰写这本传记时,获益尤多,谨此鸣谢。

我撰写的这篇传记,在叙述朝政的得失和将相的所作所为方面,主要侧重于时间和地点的考证,但是身为一介白面书生,本人才疏学浅,对历史蒙昧无知,自然无法保证没有谬误。加上,文笔枯燥,抄来抄去的,无法让豪杰的须眉跃见于楮墨之表,本人深感遗憾。

译者前言

郑成功,本名森,幼名福松,字大木,1624年8月27日(阴历七月十四日)出生于日本长崎平户。父亲是郑芝龙,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氏,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七岁时返回中国。明朝隆武帝赐姓朱,号“国姓爷”。

关于郑成功,日本较早详细叙述的文献有1661年(日本宽文元年)刊行的《明清斗记》(首卷为序言和图表,正文10卷)。该书的序言写道:“成功乃平户之产,为人丰伟雄壮明达英算,深恨父之非运,而不胜枕席之就安,怫然发愤欲大继箕裘之业,负栋梁之用,以为国雪耻,为家复仇焉。乃躬率甲兵攻城略地,狼噬鲸吞,鸱张席卷,将以陷应天府,而一蹶退回,岂不亦惜哉。然而其志未曾少折,犹欲退寸进尺,以达素望,可谓豪杰丈夫也。”

1715年,日本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以《明清斗记》为基础创作了一部木偶净琉璃剧《国姓爷合战》。在剧中,主人公“和藤内”(“和”指日本,“藤”与唐同音,指中国)是明朝旧臣郑芝龙和日本妻子所生之子,得知明朝正被鞑靼国进攻濒临灭亡的消息后,立即与父母渡海奔赴中国,在甘辉将军的协助下,接连收复失地,并与吴三桂会合,一举歼灭了鞑靼,恢复了明朝。近松笔下的郑成功(国姓爷)形象,日本明治时期的文艺评论家岛村抱月曾这样评论:“本作品的主要构思旨趣是,将日本武士的气质寓于以国姓爷为首的各种人物身上,而李踏天等人物身上则是赋予外国人气质,确切地说是与日本武士的气质正

相反的一种非常卑劣的言行,两者相映照,使得武士气质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岛村抱月著:《抱月全集第1卷》,日本天佑社,1919年,第118页)

之后,近松又创作《国姓爷后日合战》(1717年)和《唐船嘶今国姓爷》(1722年)。除此之外,还有纪海音的《倾城国姓爷》(1716年)和《国姓爷御前军谈》(1716年)、安藤自笑的《倾城野群谈》(1717年)、江岛其磻的《国姓爷明朝太平记》(1717年)以及闲乐子的《今和藤内唐土船》(1717年)等作品。日本的郑成功研究大家石原道博把这些作品称之为“国姓爷文学”(《国姓爷》,吉川弘文馆1959年,第89页)。

关于郑成功的传记,1828年,日本水户藩修史馆彰考馆总裁川口长孺用汉文撰著《台湾郑氏纪事》三卷。1885年,日本周防东正纯也是用汉文撰写《郑延平事略》。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丸山正彦撰著《台湾开创——郑成功》(1895年)。还有,1903年,宫崎来城出版《郑成功》。

《台湾开创郑成功》出版8年后,宫崎来城为什么还要撰写同类的作品呢?作者在《郑成功》“例言六节”中指出:

自古以来,撰写郑成功传记的人非常多。然而不仅是时间和地点没有考证清楚,有的甚至是杜撰,或者撰写得非常粗糙,只能看到一座山峰,或一片山岭,而能够写出庐山真面目的则是相当少。更有甚者,竟然依据一部稗史《台湾外记》,就以为那是事实。这种子虚乌有的程度,让人悯笑不已。

也就是说,以往的作品错误百出,或违背史实,深感有必要予以纠正,这正是宫崎来城撰写《郑成功》的主要动机。因此,这本传记的最大特点,是“主要侧重于时间和地点的考证”。试举一例,关于郑成功母亲自杀身亡一节。黄宗羲所著的《赐姓始末》记载:“芝龙既降,其家以为可免暴掠,遂不设备;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缢死。成功大恨,用彝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敛。”日人斋

藤拙堂的《海外异传》也有相同的叙述,即:“清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污。母叹曰:‘何面目复见人耶’,登城楼自杀,投河水。清兵吐舌曰:‘妇女尚能尔,倭人勇决不负所闻也。’成功痛恨,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敛。”

宫崎来城则认为,这些说法是妄言妄语,胡说八道。首先,郑成功母亲自杀时,郑芝龙还没有降清,因此“芝龙既降”是错误的。其次,郑成功母亲当时人在泉州城,而不是安海,这又是一谬误。再者,作者认为,“郑成功用利刃剖开亲生母亲的肚子,即便说是要洗涤污秽,即便是采用夷法,即便是出于痛恨之余,这到底不是一个孝子会忍心去做的事情”。前面两点是作者根据郑亦邹的《郑成功传》和日人东正纯编撰的《郑延平事略》考证而得出的。第三点则是依据郑成功的忠孝来推论的。可见,作者的考证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为了证明自己所撰写的《郑成功》与以往关于郑成功作品有所不同,宫崎来城引用众多史籍,多达45部。这当中虽然难免要运用宫崎称之为稗史著作的江日昇撰《台湾外记》,但信而可征的历史文献是占绝大多数的。而且,书中有三十四处的“备考”即备注,对于存疑部分或文献错谬之处,宫崎都一一给予指出,彰显出该书是一部史传性著作的特点。

这部《郑成功》,目前我国学界鲜少有人提及。但是,清末甲辰(1904年)匪石撰写的《郑成功传》所征引的大部分日本史料中第二部就是宫崎来城的这部《郑成功》,其参考价值可见一斑。有鉴于此,本人不揣浅陋,将此译成中文,以飨读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黄庆法

2016年6月16日

目 录

第一章	读明史	(001)
第二章	倭寇与南方的海盗	(007)
第三章	海盗的首领	(013)
第四章	报效	(022)
第五章	英物,非尔所及	(027)
第六章	兴泉太守和郑飞黄	(030)
第七章	闽江以南	(033)
第八章	一门的光彩	(036)
第九章	失节	(039)
第十章	慨然而起	(048)
第十一章	招抚	(056)
第十二章	求援	(065)
第十三章	斩苏茂	(076)
第十四章	金陵的败绩	(079)
第十五章	朱之瑜	(086)
第十六章	无人再敢覬觐两岛	(089)
第十七章	占据台湾	(093)
第十八章	郑芝龙穷途末路	(105)
第十九章	郑成功殒命	(107)
第二十章	郑经的苦节	(111)

第二十一章	后三藩与郑经	(116)
第二十二章	田川七左卫门	(125)
第二十三章	郑经死后	(132)
第二十四章	澎湖之战	(134)
第二十五章	归清	(138)
第二十六章	余韵千秋	(141)

附 录/143

附录一	郑氏世系	(143)
附录二	郑成功年谱	(144)
附录三	千里滨碑文	(148)
附录四	台湾总督郑成功传碑	(151)
附录五	开山神社郑成功公小传	(160)
附录六	郑延平事略	(163)

第一章 读明史

读明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社稷不是在武宗皇帝的时代灭亡的,而是在毅宗皇帝的时代崩溃的,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纵观列朝兴亡的原因,王朝兴起的时候一定有一位勤俭务实的明君奠定了国家的基础,而在灭亡的时候则是因为君主淫虐昏乱而缩短了社稷的命运。汉唐兴起,陈隋灭亡,莫不如此。可是,如今武宗淫虐,而毅宗勤俭,追寻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个是纯粹的亡国之君,另一个则是纯粹的治国之主。可是,结果则完全颠倒了,这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武宗时代距离二祖两代(指明太祖和明世祖两代一译者注)的时间仅有一百多年,不仅其流风余泽还保存下来,而且先帝孝宗的仁慈能够征服天下百万人的心。因此,其润德之处能够稳固民心 and 振作元气。纵使武宗淫虐一世,还不会导致国家倾覆。然而,到了毅宗的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你看,神宗昏庸懈怠,政治荒废,朝廷见不到宰相已有二十七年的时日。唯有刑罚残酷,收敛严酷,而且承继熹宗的暗弱,起用熏腐小人,斩杀天下名士,却不问国家大事,放任奸权专政。因此,其积弱之处导致祖宗的遗泽全部丧尽,天下民心已背离,纵使毅宗勤俭一世,最终也是无法恢复那早已断绝丧尽的元气。由此可见,明朝并不是亡于毅宗,而是亡于神宗、熹宗二帝,这种说法也是成立的。导致神、熹二帝沦落到这一地步的究竟是谁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宦官。朱明朝廷宦官专政,则是起源于英宗时代司礼太监王振举荐门下的纪黄担任都督佥事。后来,英宗复辟时有曹吉

祥、石亨、汪直；孝宗时代有刘吉、李广；武宗时代有刘瑾；世宗时代有严嵩父子，流毒尚小。到了熹宗时代，内侍魏忠贤揽权，天下大事又不再过问。忠贤侍君能近，能忍，以小善迎合熹宗，以小信稳固熹宗的心，导致熹宗务必得亲近他，然后再以祸福来控制之。因此，纵使忠臣烈士之辈弹劾他的罪状，帝王的疑惑则会日益加深，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因为忠贤的巧舌如簧，名士惨遭杀害，多达数千人。殷纣是前古未闻的暴君，即便残忍到剖开孕妇的胎盘，但遭残害的贤人也只不过是龙逢比干而已。汉献帝是杀了很多，但也只不过是清流之朋。殷商灭亡了，汉朝变乱了，朱明天下岂能免于变乱和灭亡呢？

毅宗即帝位之后，首要任务就是诛杀魏忠贤，削弱崔魏的势力，可是为时已晚了。李自成、张献忠之辈接踵而起，咆哮中原，直趋鞏轂之下。可怜啊！北京一败，天子自缢于煤山，明朝三百年的社稷也就灭亡了。这就是我断言明朝不是亡于毅宗，而是亡于神、熹二帝的理由。不过，毅宗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毅宗为人聪察刚毅，好学能干，可惜的是，聪察则容易多疑，刚毅则会陷于强忍。你看，使用权略驾驭臣下，又是重用又是舍弃，相当匆忙草率，在位仅十七年间，更迭宰相多达五十余人。这不是聪察导致多疑的结果吗？用刑非常残酷，宰相遭受鞭挞的日益增多，理财褒敛，致使人民相继沦落为山贼海盗之辈。这不是因刚毅而陷于强忍的结果吗？可以说，毅宗缺乏看人的眼光。黄道周是一位风骨峭峻，备受称赞之人，毅宗却视他为佞人。而周延儒朋比为奸、杨嗣昌欺诈、温体仁阴沉险恶，却获得了毅宗的赏识。除此之外，还挑小毛病陷害曹文诏，因畏惧跋扈而控制左昆山。毅宗在煤山自缢的时候，在龙袍的袖口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即：朕不做亡国之事，然诸臣之误朕也，才导致这地步。这不是诸臣误了毅宗，而是毅宗误了诸臣。倘若果真是被诸臣所耽误的话，那只能表明毅宗真的没有识人的眼光，连临死之前都无法察觉到。并且，还谴责他人，这与

楚王项羽垓下大败，却说出老天亡我之类的话有什么两样吗？不过，他晚年所重用的阁臣中，范景文忠厚诚实，李建泰慷慨大方，蒋德璟刚直不阿，这些阁臣精通钱粮兵马；部臣冯元飏公正忠诚，倪元璐豁达大气，颇富有权变谋略，这也可以说，的确是获得了不少人才。可是，铜驼已经卧伏于荆棘中，残局终究是难以收拾的。时运已经衰落了，又能怎样呢？

毅宗皇帝缢死煤山后，南京的诸位阁臣商议，拥立福邸亲王的儿子，建立新朝廷，企图收复中原。然而，马士英、阮大铖之流则逞奸诈不正之心，妒忌能人，残害贤才，动用声色诱惑福王，朝政再次陷入混乱，内阁宰相与阉外武臣互相不配合协力，不同一条心，还不到几年的工夫就已灭亡了。明朝社稷彻头彻尾地被操控在奸权的手中，就这样断送了前程。天之亡人国，人又为之奈何？

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庙堂上一旦获得奸权之意，勾结私党，妒忌贤人，残害能人，要让远听之臣望风驰命，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收敛严苛，怨声载道，祖宗留下的余泽已竭尽，天下民心已涣散，大事不复问，进而出流寇，扼杀国运，然后饿虎乳狼之辈借以大肆吞噬。明末流寇四处可见，极其猖獗跋扈的是延安的张献忠和米脂的李自成。一部分盗贼并非心不属于帝王百年基业。根据《明史》的记载：

李自成国号大顺，称帝即位英武殿，毁大庙，迁太祖神主于历代帝王庙中，铸永昌钱，字不成文，有明制度，任意纷更，识者已知其终于贼。

另外，司徒侯恂在论及流贼形势的上表中是这样写的，即：“贼中情形，大约，饥则聚掠，饱则弃余。”

古时，汉高祖皇帝进入关中之后，财宝无所不贪，妇女无一幸免。西楚范增忧其志气不小。自古以来，建业之主大多如此。如今看到张李二人的所作所为，饥则聚掠，饱则弃余，焚人家宅，夺人妇女，又戡

定天下祸乱,无意南面称王,只是在虚实间出没,嘲弄各州的人马而已,绝非可怕之人。当年的名将,诸如曹文诏、袁崇焕、史可法、左崑山,倘若能得到其中一人的话,在闪电突击之下,一定是能够灭迹拂尘的。而不至于独自苦恼而蹉跎吧?清祖年二十五就在鞑靼的旷野上起兵,直到六十八岁,百战百胜,所向无敌。然而,曾经一度败于宁远之地,收兵而归,这归功于袁崇焕的善战。袁崇焕,亦即所谓国家之干城。可是,毅宗多疑,过于相信清人的离间之计,魏监诬蔑其造反,来不及辩驳有无造反,就把他置于死地。曹文诏也是当年的名将,流贼畏惧。然而,毅宗猜忌,借以细祸加罪于他,致使无法完成功业,而得到重用的时候,流寇已经蔓延天下了,文诏尽管富于韬略,但也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只有以一死来报答天恩了。之外,史可法富于谋略,左崑山富于勇力,固然不能免于辅佐之臣,然而,内部奸权妒忌功劳、贤能,横加掣肘,耽误了征讨时机,外部则是生民流离失所,无处获得粮秣,白白地让三军战士困在孤城里挨饿着。因此,四方的流寇早上攻下一城,傍晚又扫荡一营,叱咤风云,以骑千里之势,直逼京城咫尺之地。此时,在鞑靼的旷野上,有一个人正虎视眈眈着,覬覦着朱明的天下。此人到底是谁呢?就是清祖。当初,清祖在弹丸之地起兵的时候,仅有十三人跟随着,吞并了各个部落,奠定了王业,率领数百人横扫九姓之敌,获得数千人,打败四路二十余万之军。杀死一万个敌人,只损失两个小兵;歼灭十万个敌人,则只损失两百个士兵。军威所向如雷霆般,摧枯拉朽,其武功之兴盛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想来,明朝养士已有二百七十年,尽管祖宗德泽已经殆尽,但并不是没有一些人马。与其主动去丢失兵力,不如等待流寇来缩短国运,逐渐衰落下去。采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策略,与明朝和好,仿佛放弃图南之志。而后,京师沦陷,毅宗自缢,吴三桂乞求援兵,这时便崛然而起,声称时机已到,便统率勇猛大军进入中原,讨伐流寇,在燕京建立帝业。其

实,除此之外,明朝社稷是被流寇所灭亡的。天之亡人国,人又为之奈何?

奸权是那样的专横,流寇是那样的猖獗。破绽从内部引发出来,厌抑则从外部袭来,内外夹攻,所以朱明天下的抵抗力便一个劲儿地衰退着,走上式微末路。一下子失去了北京,又失去了南京,不断地收缩着,最终缩成蕞尔小海岛而灭亡。亡国固然都归咎于君主的昏庸,但是君臣间自然存在着彝伦。纵使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了,臣子还是要保持着做臣子的样子。读明史时,我感到最为遗憾的是臣子们的无所作为。

大凡国家有天子的臣子、社稷的臣子。什么叫做天子的臣子?就是抱有满腔的赤心,报答皇恩,与君主同生共死,以此树立起严霜烈日的气节,这就叫做天子的臣子。什么叫做社稷的臣子?忠诚凛然,大节巍然,肩负着社稷存亡和国家休戚的重任,即便君王死亡,也不能殉节,而是身处荆棘之中,尽力使祖宗的天下能够长久持续下去,这就叫做社稷的臣子。宋朝的文天祥,颠簸流离,苟延残喘,拥戴皇子,在船上吟唱正义。这时候,活着比死去还要痛苦,但是,我以为,为了保存赵宋社稷而拥立君主,这是作为臣子的本分。不幸的是,国家灭亡了。要是能够延续一天,臣子就要尽一天的责任,这就是所谓社稷的臣子,晚节骄横,令人感动不已。然而,明末的臣子又是怎么样的呢?真是可怜啊!国家衰落了,君主驾崩了,则一下子变成卖国的奸臣、媚世的懦夫,个个贪生怕死,进奉降表,承收美官,拜领显职,甘心于辮发左衽之习俗,钱礼部就是这样的人。不能挺起身来赴国难,而是披着裘衣,拄着拐杖,隐居在山林里,吟诵着彼黍油油,成为亡国的逸民,吴祭酒就是这样的人。懦夫和逸民,现在暂且搁置一边,左崑山原本想要清除君主身旁的亲信和奸臣,却中途而亡;黄清南因束手无策而殉君;史阁部兵败而投江,当然这些都无助于扶持社稷,不过他